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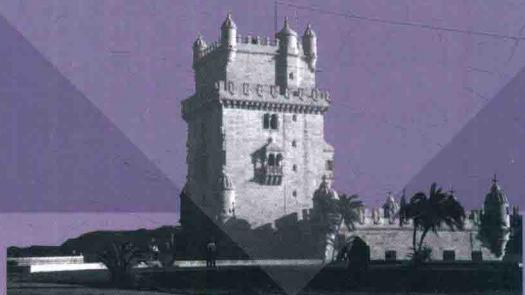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葡萄牙史

戴维·伯明翰 著 周巩固 周文清 等 译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David Birmingham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东方·剑桥 世界历史文库
Orient & Cambridge World History Library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葡萄牙史

戴维·伯明翰 著 周巩固 周文清 等译



中国出版集团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葡萄牙史/(瑞士)戴维·伯明翰著;周巩固,周文清等译.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7.5

(东方·剑桥世界历史文库)

ISBN 978-7-5473-1113-4

I. ①葡… II. ①戴… ②周… ③周… III. ①葡萄牙—
历史 IV. ①K55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338 号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9-2017-251 号

This is 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of the following title published b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Concise History of Portugal by David Birmingham, first published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for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ess Syndica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ted Kingdom.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2016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uthorized for sale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xcluding Hong Kong SAR, Macau SAR and Taiwan Province) only. Unauthorised export of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a violation of the Copyright Act.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or distributed by any means, or stored in a database or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the prior written permission of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Orient Publishing Center.

责任编辑: 赵 明

责任印制: 徐儒静

装帧设计: 罗 洪

葡萄牙史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021)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字 数: 191 千字

印 张: 14.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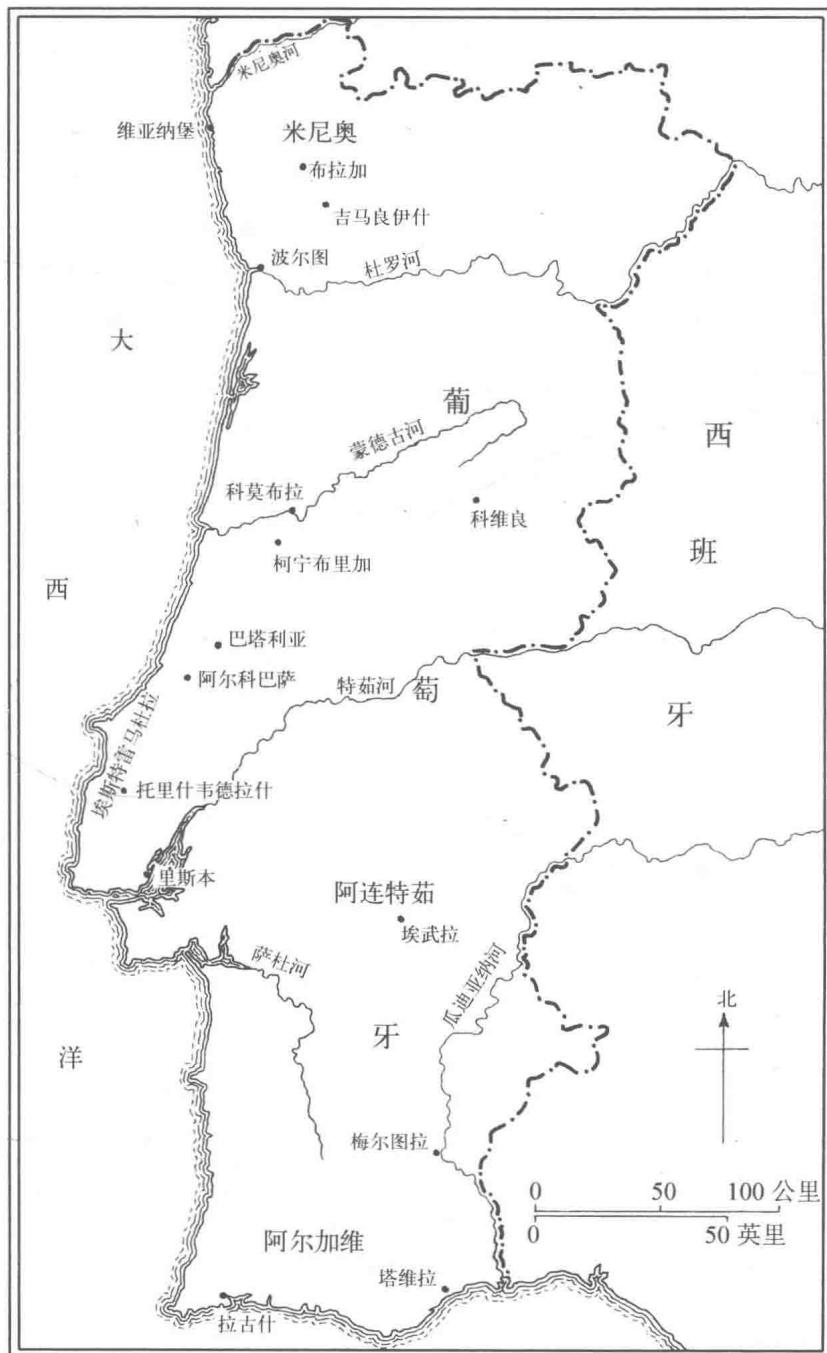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73-1113-4

定 价: 3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东方出版中心邮购部 电话: (021)52069798



地图 1 现代葡萄牙

导　　言

葡萄牙是世界上最擅生存之道的国家之一。它只是一个很小的国家，人口从 100 万缓慢增长到 900 万就耗费了它 800 多年时间。在那段时间里，它在欧洲范围内获得了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自决权，也通过殖民扩张、海外移民和贸易，在世界各个角落留下了自己的印迹。与更为繁荣的加泰罗尼亚不同，17 世纪时，它成功地挣脱了西班牙的统治；与同样富有生机的苏格兰不同，18 世纪时，它并没有因为英国的经济资助而沦为其政治附庸；与那不勒斯和巴伐利亚那些中庸王国不同，在伟大的 19 世纪欧洲大陆帝国大统一中，它并没有被兼并；与德国和意大利不同，无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还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它都没有丧失其非洲殖民地。也不像诸如爱尔兰和丹麦等农业国，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它依然处在欧洲经济共同体之外。

但是在近代历史上，葡萄牙不仅仅是一个顽强的幸存者，在欧洲的许多历史进程当中，它还是一位先驱者。中世纪的葡萄牙基督徒，在来自英国雇佣兵仅有的一点帮助下，与葡萄牙的穆斯林进行着血腥的斗争，终于在 13 世纪控制了欧洲的西部边缘。葡萄牙人还建立起欧洲第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它的边界自从阿尔加维(Algarve)古老的穆斯林“西部王国”灭亡后一直没有变过。一个世纪后，他们在大西洋的岛屿上首先践行了海外殖民这一概念。到 16 世纪，他们已经发现了通往亚

2 洲的海上航线。葡萄牙的香料帝国也许是短命的,但为紧随其后的荷兰和英国这类庞大的贸易帝国打开了通路。在美洲,葡萄牙对巴西的征服在面积上要远远超过后来构成美国的13块英属殖民地。此外,从巴西高原流入葡萄牙的滚滚黄金也成为推动18世纪欧洲工业革命的重要原料。

葡萄牙不仅在海外拓殖上引领潮流,还是在欧洲探索新社会组织形式的先锋。葡萄牙自由主义者试图将国家从极端教权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为实行民主和人道主义铺平道路。葡萄牙也是旧世界中最早采用法国共和政体模式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葡萄牙不得不竭力维持它并不宽裕的处境。17世纪时,为了保卫独立并收复大西洋上的殖民地,葡萄牙国库一直因海军的需求而吃紧。18世纪时,公共建设工程中的纪念碑项目开始动工兴建,著名的王室宫殿群也开始兴建起来,这远远超出了一个小型农业国的建筑需求。19世纪时,依靠非洲奴隶贸易最后阶段的盈利和数以百万计新世界移民的侨汇,有教养的葡萄牙中产阶级才得以维持维多利亚式的优雅生活。关于一个如此小的国家是如何在千百年间取得这般巨大的成就,有许多问题留待历史学家去解决。

3 对经济现代化的追寻是葡萄牙现代史中萦绕不去的主题。从葡萄牙独立最初,也就是1640年反抗西班牙统治斗争爆发的时候,葡萄牙就一直在经济上与它的海上保卫者英国紧密相连。因此毫不奇怪,它渴望在经济活动上效仿英国的增长和多样性,尤其着力于摆脱“欠发达”的困境,这种困境老是迫使葡萄牙提供原材料而买进工业制成品。发起一场工业革命的尝试在四个不同的世纪里经历了四次,每次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17世纪时,独立战争刚刚结束,地主和市民就陷入了一场是否发展羊毛纺织业的激烈斗争。最后地主取胜,市民的兴趣被导向了在巴西新发现的机会上。一直到18世纪晚期,巴西金矿枯竭,工业化才再次成为葡萄牙政府需要考虑的一项急务。然而,制造业无法同作为外汇来源的高档酒类贸易相竞争,而且,葡萄酒贸易在巴西矿业衰落之后几乎成为葡萄牙唯一的贸易项目。19世纪晚期,当酒类贸易下滑,国外竞争者开始领先葡萄牙时,葡萄牙开始尝试发动第三次制造业革命——创立国民工业以替代进口产品。机器化大工业的兴

起对城市无产阶级的形成至关重要,他们在国家事务中扮演了新的角色,并且帮助资产阶级在 1910 年宣布共和。但是 30 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此后一段长期倒退的独裁统治却带来了一个停滞的时代——独裁统治粉饰农民的贫困生活,并且保护一种高度特权的寡头政治。第四次工业化的飞跃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那时葡萄牙从世界劳动分工中获得了一点好处——那些跨国公司正在寻找最正规、最廉价的劳动力市场,准备以此为开端将工厂从高成本、高度工会化的传统工业生产地转移出去。就在同一时期,国内的工业企业家方才开始利用葡属非洲殖民地,加强与欧洲大陆的紧密联系,建起纺织业、塑料制造业、造船业和其他轻工业。截止到 1986 年,葡萄牙最终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时,其第四次工业化进程的现代化建设已颇具成效。

要想找到一个恰当的时间顺序来划分现代葡萄牙的历史会得到很多答案。从根本上来说,17 世纪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葡萄牙摆脱西班牙的抗争始于 1640 年,在经历了一代人的光阴后,终于在 1668 年被承认。在欧洲早期近代史上,这是一段战争阴云笼罩、争取民族自决权的伟大战争濒临爆发的时期。但是,国家的独立需要得到富有同情心的盟友的认同和保护——而这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葡萄牙拥有一份财产——布拉干萨的王室公主凯瑟琳,她带着一大笔嫁妆被送到了英国,而那位更有威望的法国求婚者则被拒绝了。但是,王朝之间的联姻并不足以确保国家的生存和得到英国海军永久的支持。葡英同盟植根于 14 世纪用酒交换羊毛织布的贸易,1703 年,该同盟通过约翰·梅休因签署的著名条约(也有人说这是一个可耻的条约)得到了加强。一些观点认为,《梅休因条约》让葡萄牙变成了英国新的殖民地,但是条约并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样不平等。虽然付出了一定的代价,但是它成为保护葡萄牙 17 世纪所赢得的民族独立的一个持久因素。

18 世纪的历史被 1755 年发生的里斯本大地震所牢牢占据,这也很有可能是葡萄牙历史上唯一一个印刻在欧洲民间文化记忆中的插曲了。然而 18 世纪终究是葡萄牙拼命炫耀财富的世纪:教会、王室和贵族竞相建造镶有巴西金子的小礼拜堂。布拉干萨家族当时被认为是世

界上最富有的家族。圣罗克大教堂里的一个小礼拜堂是用珍贵的罗马大理石建造的，在它被拆解运回里斯本一块一块重新装好前，可能还受过教皇的赐福。巨大的马弗拉修道院被建成了不朽的西班牙风格。将水引入里斯本的水渠用接近两百英尺高的罗马式石柱建成。然而，财富在地震后荡然无存，葡萄牙将自己的命运托付给 18 世纪最伟大的开明大臣——蓬巴尔侯爵。在伦敦和维也纳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外交学习时光后，蓬巴尔开始竭力促使这个国家实现现代化。他将犹太人从宗教压迫中解放出来，废除殖民地之外的奴隶制，削弱贵族的权力，鼓励资产阶级的兴起，提高与英国酒类贸易的收益，改革国家的行政与财政措施。

18 世纪可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拿破仑的军队攻入了葡萄牙。正如他们在之前的危机中偶尔所想做的那样，葡萄牙王室和他们数以千计的随从跑到了里约热内卢——大西洋对岸他们更为富有的领地上。威灵顿的军队迅速起来抗击入侵者，使得葡萄牙晚了 10 年才接触 19 世纪新的革命思想。因此，直到 1820 年葡萄牙革命才得以爆发。

就像之前的法国大革命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惊心动魄。葡萄牙革命历经了立宪激进主义、反动镇压、内战、人民起义和城市恐怖各个阶段。到 1851 年革命结束的时候，葡萄牙已经明显地改变了。旧的 18 世纪中产阶级摇身变成了新贵族。他们的首领解散修道院，分发教会土地，出售王室地产，设立起一系列新的贵族头衔，并为普通民众建立起一个有很高财产和选举权限制的众议院，同时又为王室贵族设立了一个英国式的议会上院。在历经了 30 年激荡的革命岁月后，新贵族们逐渐开始了半个世纪的政治稳定。

葡萄牙的维多利亚时代处于无所不在的萨克斯-科堡家族^①统治

^① 前身为韦廷家族(House of Wettin)的一支，因为受封于德意志萨克斯-科堡-哥达公国，遂以此国名为王朝名。后来该分支的数位王子通过婚姻或继承成为多国国王，如葡萄牙、比利时和保加利亚国王等。1836 年 1 月 1 日，萨克斯-科堡-哥达公爵恩斯特一世的侄子，斐迪南郡王与葡萄牙女王玛丽亚二世结婚，并于次年，他们的长子——未来的佩德罗五世出生后，和妻子并列为王，称斐迪南二世。自此开始了布拉干萨-萨克斯-科堡王朝在葡萄牙共 5 代君主的统治，直至 1910 年 10 月 5 日被葡萄牙第一共和国取代。——译者注

下。女王的丈夫斐迪南和他的孩子们都是艺术的赞助者。作为欧洲最好的植物园，里斯本植物园一直被贝德克尔^①旅行指南所青睐。上流社会的纨绔子弟纷纷去玛利亚二世歌剧院，既是去看戏剧，也是为了炫耀自己。在铁路时代投资热潮的鼓动下，里斯本与巴黎连通了。在著名工程师埃菲尔的帮助下，这座城市还建起一个缆索铁路、有轨电车和公共电梯的运营网络。通过强有力地公共工程计划，政府所扮演的角色被大大拓宽了。仅有的一点挫折是发生在1870年和1890年的葡萄酒价格下跌。葡萄牙希望通过复辟过去的帝制来挽回这些损失。建立另一个帝国的努力——这次既不是在亚洲也不是在美洲，而是在非洲——因为葡萄牙投机性投资者的谨小慎微和在中非怀有敌意的英帝国主义者的野心而被暂时阻挠了。然而，这已经不是发生在葡萄牙大众殖民冒险欲望被激发起来之前的事了。殖民征服能塑造出民族英雄，而殖民的失败也帮着将漫长的维多利亚稳定时代推到了尽头。

维多利亚自由主义时代在经历三个阶段后走向了终结。第一阶段，1890年葡萄牙在非洲与英国发生冲突，不得不放弃对赞比西河腹地的主张，使塞西尔·罗德斯^②从中得利。国家的颜面尽失让政府声名狼藉，也让王室狼狈。不到20年时间，葡萄牙的共和派——其中既有民主党人也有无政府主义者——于1910年推翻了王朝统治，宣布成立一个自由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与之前的资产阶级王朝相比，既不能从殖民地取得财富，也不能推行一个独立于英国的外交政策，还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无产阶级和底层中产阶级的合法需求。它很快也被推翻了，但这一次是被来自军队高层右翼天主教势力的反叛所推翻的。1926年的政变揭开了葡萄牙现代史上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在经历了17世纪的国家重商主义、18世纪的专制帝国主义和19世纪的自由君主制后，20世纪迎来了一个专制保守的时代。

1926年的军队叛乱起先一点也没能增进他们党羽的利益。短短

① 德国著名旅游手册出版商。——译者注

② 塞西尔·罗德斯(1853—1902)英属南非金融家、政治人物和帝国创业人。——译者注

两年内，他们便将政权转交给了一个叫萨拉查的忠实的天主教平信徒，一位头戴汉堡帽的科英布拉大学法学院的经济学讲师。他保证军队的社会特权并继续优待军队，以此来换取其对国家自由地进行独裁统治。这个邪恶的联盟打造出了欧洲早期的法西斯主义，给葡萄牙带来了一个经济严重衰退、政府军管和社会各阶级严重对立的时期。只有在品尝了40年货币主义的苦果后，经济自由才在20世纪60年代逐渐开始。在民主完全恢复之前又经历了10年，直到经历了1974年至1975年短暂的革命之后，葡萄牙才被接纳进了欧洲共同体市场体系。

在尝试对葡萄牙历史特点进行某种概括的过程中，很难判断其最显著的特征到底是农村孤立的传统主义还是里斯本城与世界发展之间紧密的联系。葡萄牙曾一度站在联结非洲、欧洲、拉丁美洲这一三角的顶点。通过一系列狂风骤雨般的事件，葡萄牙与主要关联国家和地区分道扬镳，获得了自主权：1640年脱离西班牙独立；1822年，巴西独立；1890年与英国决裂；1974年，又从非洲撤离。这一孤立程度是惊人的，使葡萄牙隔离于世界之外，几乎晚了整整一代人才接触到法国大革命。尽管葡萄牙的自由精英热切渴望，但是葡萄牙依旧停留在工业革命的边缘。更为显著的是，葡萄牙依然隔绝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转变之外。爱德华年代的保守主义社会价值观一直大行其道到60年代。尽管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孤立，里斯本和波尔图依旧尽力紧跟欧洲的发展，西班牙政治改革的风潮通常很快就会传到葡萄牙首都。在欧洲对面的尽头，葡萄牙与苏格兰和爱尔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苏格兰由渔民、牧民和农民组成，处在英国经济的统治下，爱尔兰则主要由贫穷的天主教农民构成。两个凯尔特民族都效仿葡萄牙，向美洲派出大规模的移民，三国都给新世界的社会留下了深刻的文化印记。

葡萄牙的文化特征吸引了许多杰出的观察家和学者，既有本国的也有外国的。几个世纪间造访葡萄牙的英国人的观察被罗兹·麦考莱收集成一卷篇幅的绝妙文字，视角诙谐，但不尽准确。查理·博克斯是一位非常卓越的帝国史学家，他的著作让葡萄牙为世界所关注。与他同时代在经济史领域的研究者是马加良斯·戈迪尼奥，其著述的研究

起步工作是在法国的流亡生涯期间开始的。另一位有流亡经历的著名史学者是奥利维拉·马尔丁斯,他从美国回来,开创了一个传记研究的新支流。此后,他又开始了跨度涵盖 15 世纪大西洋殖民到 20 世纪非洲共和帝国的多卷本历史著作的编定。在 1974 年革命之后,葡萄牙历史学家得以赶上新的学术潮流,特别是在社会史和工业化史方面。英国学术传统影响了何塞·库蒂莱罗、瓦斯科·普利多·瓦伦特、吉尔·迪亚斯和海梅·雷斯的著作。约瑟夫·米勒和杰维斯·克拉伦斯·史密斯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对帝国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认真的重估。与此同时,在葡萄牙,何塞·埃尔马诺·萨赖瓦编写的插图 6 卷本系列史、部分地满足了人们对知识的渴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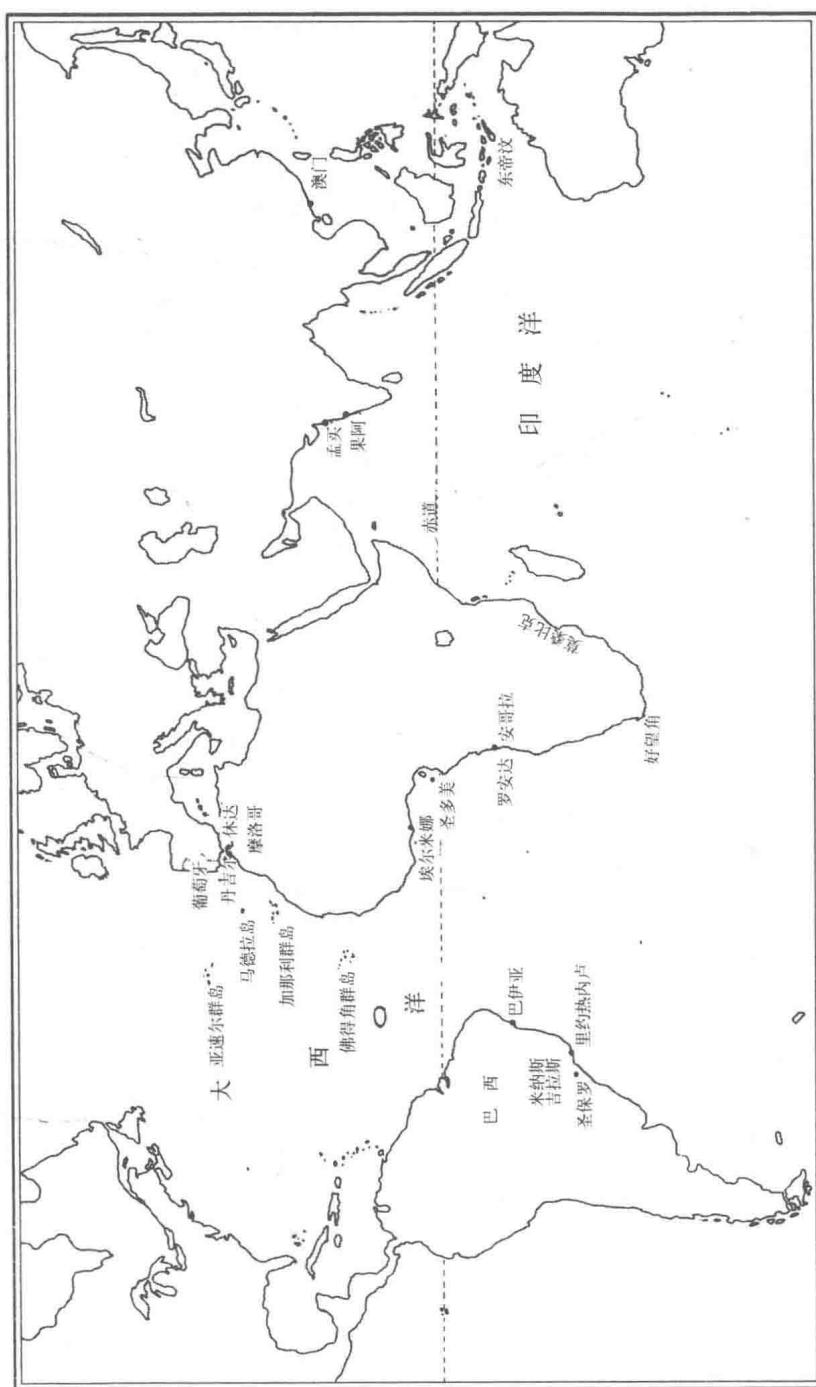
自本书第一版问世以来,已有大量的英语、葡萄牙语和法语新作出版。这本书本身也被翻译成了葡萄牙语和西班牙语。在本书第二版中增列了一份新的书目,并对每本书做了几行评论。更需要勇气的是,尽管历史学家应该注意学科界限,不能太过关注当代,新版对 1990 年以后的葡萄牙历史还是增添了几页新的内容。

在这些新作品中,有一些是大规模、多卷册的历史编纂,是很多葡萄牙革命后最好的历史学家一起协作的产物,他们所呈现的不仅是对葡萄牙及其帝国的新调查报告,也是对过去的认识所进行的修正,而且相当激进,使人耳目一新。这部简史第一版中的一个创新之处就是试图展现出对 19 世纪自由主义时期和 20 世纪早期第一共和国时期葡萄牙所取得的社会成就的肯定。这种新视角的微光已经在若昂·马托德的《葡萄牙历史》第 5 卷中显现出蓬勃生机。他分析了现代葡萄牙历史在整个 1926 年至 1974 年独裁统治时期一直遭受的、长期的学术诋毁时代——这种学术诋毁极大地影响了国外对葡萄牙的许多记述。

新的历史编纂不仅仅挑战了对葡萄牙进行负面评价的陈词滥调,也对葡萄牙传说进行了新的解读。这些传说曾长期支撑起葡萄牙爱国者和政治家的自我形象,甚至至今还发挥着这一功效。整个萨拉查独裁统治时期,亨利王子——就是那位之前在维多利亚时代已经获得英雄地位,被称为大航海家的——被描述成葡萄牙伟大精神的化身。萨

拉查的战后政府尽管囊中羞涩，还是花了一小笔钱在里斯本港口的入口处建造了一座巨大的石头纪念碑来纪念他。那些试图去探究表象之下的真相、修正历史谬误的人都被指控为“大逆不道”，但是对冒险和剥削年代的异见观点所受的限制逐渐松动，并最终催生出彼得·罗素的王子传记这一杰作。

当 2002 年葡萄牙通过采用欧洲汇率的方式加入欧盟时，它的政治家们依旧需要爱国英雄，他们能通过英雄崇拜来保持一种国家认同感。他们特别倾向于钦佩瓦斯科·达伽马。在他率领小舰队顺流而下进行欧洲人第一次前往印度的远征 500 年后，一座新的 8 000 米长的横跨塔霍河的大桥以他的名字命名了。以下就能说明这位海军上将的历史地位——一位叫贾伊·苏拉马尼亚姆的印度经济史学家曾大声质疑：一群来自葡萄牙这样一个偏僻的蕞尔小国的海员，真的能在 3 亿亚洲人中掀起经济波动？瓦斯科·达伽马和他的后继者是否只是沧海一粟？葡萄牙政治家起初对此类论调相当不满。然而，从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废墟上诞生的民主葡萄牙已经懂得尊重开诚布公的争论。因此，那些重新审视中世纪，将葡萄牙艺术和音乐发扬光大，分析本国近期革命根源的新历史学家们，可以有足够的勇气、用有力的笔触去处理帝国伟大的主题。葡萄牙学术因此欣欣向荣。



地图 2 葡萄牙的海外殖民地

目
录
Contents

导言 / 1

第一章 人民、文化和殖民地 / 1

第二章 17世纪的反抗和独立 / 23

第三章 18世纪的黄金时代和大地震 / 52

第四章 巴西独立和葡萄牙革命 / 80

第五章 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党 / 108

第六章 独裁统治和非洲殖民帝国 / 134

第七章 民主和欧洲共同市场 / 155

阿维斯、贝贾和哈布斯堡家族世系表 / 172

布拉干萨和布拉干萨-萨克斯-科堡家族世系表 / 173

葡萄牙共和国历任总统 / 174

原始材料选录 / 176

1990年以来出版的相关作品选介 / 179

拓展阅读英文书目 / 185

索引 / 188

译校说明 / 207

第一章 人民、文化和殖民地

现代葡萄牙的形成始于 1640 年革命和与西班牙长达 28 年的战争。当然,葡萄牙人的出现比现代国家的形成要早得多,他们的历史也很悠久丰富。事实上,有时中世纪的葡萄牙王国会描绘成欧洲残存下来的最早的国家组织。葡萄牙社会的文化根源还可以上溯到更远的时候。旧石器时代,伊比利亚半岛西部有人类活动的痕迹,虽然并没有繁荣昌盛起来,但他们至少也给逝去的领袖们建起了专属的巨石墓葬。新石器时代,当地人尝试着开始对动物进行家养或半家养,培育谷物,同时也发展起了海洋捕捞业——这将逐渐成为几个世纪以来营养和经济收益的一个固定来源。葡萄牙艺术也逐渐从石珠、骨饰发展为用早期粗陶制成的装饰品,而这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技艺。北部和西部相对开放的边界便于移民进出,他们带来了人类技术的每一个新方面:黄铜工艺、青铜铸造,最后发展到制铁。金属时代的来临也导致了昂贵珠宝的流行,对于黄金的追寻,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都似一根精致的红线,贯穿后续葡萄牙历史的始终。

在铁器时代,葡萄牙文化经常因外部欧洲世界、地中海和非洲新民族、新思想的到来而得到丰富。古老的凯尔特人——他们在语言上与布列塔尼人和威尔士人关系密切——经陆路到来,寻找耕种和定居的良机。葡萄牙北部的家族结构和村庄组织都源自凯尔特人的经验。凯

尔特人也是艺术影响的一个重要源泉，他们基于风笛的音乐传统一直被传承了下来。来自地中海东岸腓尼基城市的海上贸易者则为沿海地区带来了殖民化影响。葡萄牙的煤矿，比如那些在康沃尔的，大大繁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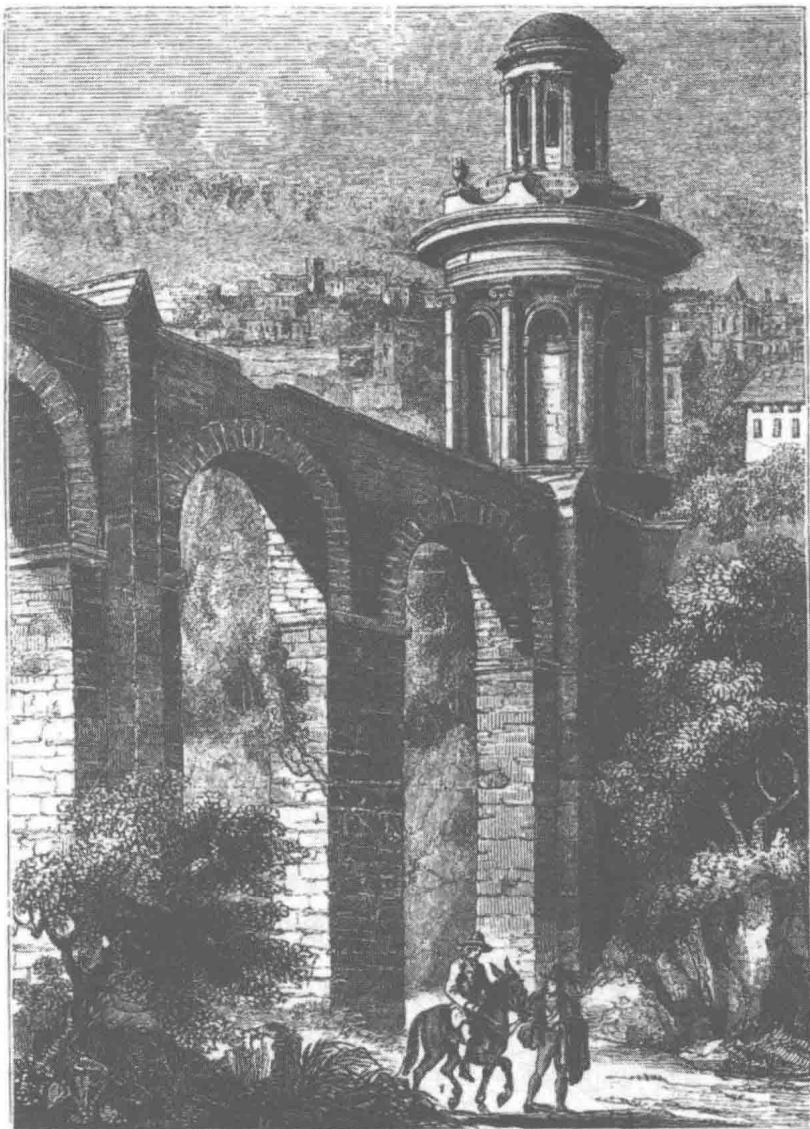


图1 罗马建筑不仅为卢西塔尼亚带来了铺有马赛克的别墅和大理石教堂，也带来了同样意义重大的市政工程，向诸如埃武拉这样的城市提供水源。

了地中海的诸多文明。腓尼基水手后来被希腊人和迦太基人所取代，后者也在大西洋沿岸的港口和海滩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长途商业的发达孕育了造船技术和用进口罐装酒补充当地啤酒的需求。然而，早期葡萄牙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者还是罗马人，他们对内地和沿岸都进行殖民。

公元前 2 世纪，罗马人击败了他们在伊比利亚半岛西部的迦太基竞争者，并开始试图征服卢西塔尼亚人，也就是后来我们所知的在伊比利亚半岛东部的葡萄牙人。在经过了 100 多年代价高昂的战争后，罗马共和国派出尤利乌斯·恺撒镇压葡萄牙中部高原的抵抗。带着一支 1.5 万人的军队，恺撒越过丛山，到达大西洋，一路向北打进杜罗山谷。他发现葡萄牙相当繁荣，能提供必需的战利品来取悦那些远在后方罗马的债权人。40 年后，罗马军团完成了对伊比利亚半岛西北部的血腥镇压。四个世纪文化和经济上的罗马化开始改变卢西塔尼亚人们的生活。一条连接里斯本巨大港口和富饶北方的战略高速通道被建了起来，这条路直到 2 000 年后的铁路时代才被超越。巨大的河流上筑起了石桥，正是凭借这种工程技术，一些公共工程一直挺立到今天。更伟大的建筑风格体现在拱形结构的水渠上，它们将水运过干涸的南部平原。在国家的中心，罗马城市科英布拉加(Conimbriga)繁荣兴盛起来，它离未来中世纪的科英布拉城不远。

罗马的殖民——无论是由意大利移民，还是由那些曾在军团中服役的退役士兵——是如此的强烈和漫长，以至于人们的语言都拉丁化了。

同样普遍的，城市法律和行政管理中也采用了罗马范式。城市获得了财政和司法权力以及持久而复杂的责任。一些重要的城市，比如说在瓜迪亚纳河上的梅尔图拉(Mértola)，可以铸造他们自己的钱币。市政府成为葡萄牙政治系统的关键。这也是在罗马停止统治古代世界 1 000 多年后，当葡萄牙开始自己的殖民冒险时，推向全世界的控制形式。在城镇之外，罗马别墅成了大地产的焦点，被后人称为“大地产制”。南部平原的一些罗马地产扩张到 1 万英亩乃至更多，在那儿，代